

出版者：泛馬學聯
社址：泛馬學聯
星洲四排坡
馬大醫學院
承印：宏藝印務公司

馬來亞學生報

Malayan Student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r: PMSF
Address: PMSF
UNIVERSITY OF MALAYA
c/o SEPOY LINES
SINGAPORE 3.
Printers: Weong Ngai Press.

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

(第十號)

(每月九日出版)

(定價角半)

蘇彝士運河的歷史



(自從埃及宣佈蘇彝士運河收歸國有後，立即引起西方國家的緊張，於是運河問題就成為舉世注目的問題。了解這條運河開鑿的過程及其歷經的滄桑，對於目前運河問題的認識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現在，就向同學介紹「蘇彝士運河的歷史」)

蘇彝士運河是一條人工築成的航道，約有一百哩長，連接了地中海的塞得港及紅海的蘇彝士。它使航行海洋的船隻橫切過亞洲和非洲間的地峽！因此縮短了從歐洲到東方的航路，而不必繞過非洲大陸。

早於八世紀時，哈蘭，阿拉斯(HARUN AL-RASHID)就曾經有過意圖要開鑿一條運河橫過蘇彝士地峽，但是他的計劃並沒有實現，因為這可能使阿刺伯海岸洞開，給巴古丁海軍一個侵犯的機會。在十五世紀，當繞經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被發現後，威尼斯商人提出過運河的計劃，但是受到土耳其人的阻撓。

直到一八五四年，狄拉西才將運河的計劃切實地付諸實行。他的機會始於一八五四年，那年，阿巴巴沙逝世。他的朋友沙地巴沙成為埃及的總督。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從沙地巴沙那裡，他獲准設立一個公司以開鑿一條運河通過地峽。一八五六年一月五日，運河公司再簽訂另一個合同。這合同為期九十九年，由運河開始通行的那日算起，期滿後，運河將交還埃及政府。在獲得土耳其蘇丹同意後，他便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在那裡他受到英國外交壓力的挫折，後來在倫敦，巴墨斯教公爵通知他說英國政府認為開鑿這條運河事實上是絕不可能實踐的，如果築成的話，英國的商業利益將受到損害，他還說這建議就是法國干涉東方的行爲。

雖然狄拉西在一八六年才正式獲得土耳其蘇丹的批准，他在一八五八年便開始籌建公司。資本是二萬萬法郎，分為四十萬股，每股五百法郎，不到一個月，他已募得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股，其中二十萬股屬於法國，九萬六千股屬於奧托曼帝國，其他國家的股份極少，英國，奧大利亞，蘇聯和美國則不聞不問。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建築工程才正式開始。但是工程進展得很慢。

那時，一切艱苦的工作都依靠土人的勞力，一八五六年合同含有一項條款，就是至少五份之四的勞工屬於埃及人，後來在同一一年，沙地巴沙負責供給運河公司工程所需的勞工，公司則供給住處地方和食物以及支付規定的工資。雖然工資及工作條件比這些勞工通常所得到的還要好，這種強迫勞工制度受到激烈的攻擊。尤其是英國的輿論。一八六三年，沙地巴沙死後，克達伊士曼承繼他的位置，他認為這種制度對國家的利益完全不符，於是在七月，埃及的外交部長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他提出供給運河公司的勞工數目應該減少，而且由沙地巴沙在一八五六年所劃給公司的土地也應交還給埃及政府，這些建議都由蘇丹所批准。於是，公司被通知說如果它不接受，蘇丹將以武力停止建築工作。運河公司自然不肯退讓，到後來，爭論的各點都交由拿破崙三世仲裁。結果，雙方同意運河公司只能保留運河地區的一些建築過程中所必須的土地，而埃及政府則賠償公司八千四百萬法郎，分十五年還清。

取消強迫勞工制或許對工程的完成有極大的幫助，因為這一來，機械必須採用而且介紹了現代建築工程技術。一八六年，狄拉西招待一百多個從世界各地來的商業代表參觀工程的進展情形。次年，運河公司因缺乏錢，以一千萬法郎的代價把向沙地巴沙買來的爾瓦底(EL WADI)地產賣給埃及政府，此外，它也成功地向埃及政府交涉，把一八六四年的賠償額在一八六九年，而不是一八七九年之後還清。兩年後，運河公司從埃及政府那裡獲得三千萬法郎，代價是它放棄了它所享有的某些特權，而且交還一些醫院，工廠和建

戰後，改善運河航運的計劃被加進速行，雖然英國政府握有十六份之七的股票，事實上，行政權還是握在法國人手里，運河理事部包括一名荷蘭人，十名英國人和二十名法國人。英國的蘇彝士運河股份在一八七五年已獲得八倍的贏利。一九二六年，英國政府獲得九十五萬磅利潤。一九二七年則為一百五十五萬磅，法國也自蘇彝士運河獲得龐大利潤。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英國和埃及在開羅舉行會議討論有關英國軍隊撤離蘇彝士運河的問題，開羅發表的公報說：英國與埃及政府希望在互相瞭解與堅固友誼的基礎上重建英埃兩國的關係，而且考慮到兩國在聯合國大憲章之下所擔負的責任，因此同意在下列原則下磋商以達到一個蘇彝士運河的協議。

(一)協議決定在簽字後的二十個月內英軍全部撤離蘇彝士運河，協議有効期為七年。在這七年里頭的最後十二個月雙方政府將商討決定在協定期滿後所採取之

步驟。

(二)目前運河的一些基地將繼續有效地管理以便在埃及，土耳其或是任何在協定簽字時屬於阿刺伯同盟集體安全公約的國家被外來國家攻擊時能夠即刻使用。在這種攻擊發生時，埃及將給英國政府把基地作軍事部署與有効行使的方便，在受到侵略威脅時，埃及將即刻跟英國商討對策。

(三)英國政府如認為需要時，有權移入或移出基地。但是在沒有獲得埃及政府同意之前，軍事設備不得超過一個經雙方同意的限度，埃及政府在預先獲得通知時，給由英國空軍管轄下的飛機着陸以及飛行的方便。有關氣油貯藏，經濟契約以及其他細節問題將通過友善的磋商決定，而且磋商將立刻舉行。

(四)協定認為蘇彝士運河是埃及不可分離的部份，同時也是國際重要水道，協定表示兩國將繼續支持一八八八年條約以保障運河的自由通航。

民族教育何適何從



不知多少次我們已經指出，殖民地的制度的存在有一天，維護民族教育的工作就要鞏固起來。在殖民地制度底下，民族教育是很難得到發展的，因為殖民地教育政策是要培養一些忠於殖民地的統治者的人才，這是跟馬來亞的民族教育的優良傳統，格格不入的。事實非常明顯，如果殖民地制度繼續延存一天，民族教育發展的阻撓和壓力是無法減輕的。因此，我們認為馬來亞民族教育要順利和合理發展起來，唯有爭取真正的獨立，這也就是說爭取到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統一的馬來亞國的建立，才可以完全實現的。

馬來亞工程部長沙頓氏曾經坦率地說，目前政府所行使的政策，仍舊追隨以往殖民地的政策。這已經清楚地說明我們馬來亞的今天，雖然在我們人民努力要求獨立的意願底下，本質上還是一個殖民地性質的社會。因此表現在教育政策上，必然地充滿着濃厚的殖民地色彩。星加坡的教育新政策白皮書和聯合邦一九五六年教育報告書的公佈，是殖民地教育政策的翻版，同時充份地說明沙頓氏的坦白。既成的事實，給我們理解到加緊團結馬來亞人民，去爭取一九五七年真正全面獨立的重要，只有馬來亞人民獲得真正的孟加拉，馬來亞的文化和民族的教育才可能在穩定的基礎上發展起來。

聯合邦一九五六年教育報告書，實際上跟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是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明文規定着英文教育的重要，而完全忽視馬來亞各民族教育的優良傳統，這是違背馬來亞人民的真正願望。然而一九五六年教育報告書，雖然把巫文列為最重要的語文，而實質上仍然在推動英文教育，打擊馬來亞民族教育的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最近聯合邦教育部頒佈的小學普通教師訓練班入學考試，必須英文及格，才有被選的資格，可是作為馬來亞國語的巫語及格與否却沒有什麼關係，這說明了教育報告書公佈以後，有關一切教育的政策仍舊是注重英文教育，巫文只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吧！其他華印民族的教育，更被認為不堪設想的地位。我們不難理解，正在步進獨立的馬來亞並沒有因為教育報告書的公佈，而使過去受卑視的各民族教育更加有利的發展，相反地，而是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危機中。

作為一個馬來亞人，應當承認巫語為我們馬來亞的國語，今天在我們馬來亞最流行，跟馬來亞人民最有密切關係的語言，毫無疑問地是巫語，也只有巫語，才是最具有資格的馬來亞的大眾語。因此，對於巫語成為馬來亞的國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千萬不要帶著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來對待這個問題。

我們反對一個以英語為重點的教育報告書，這個和馬來亞人民的願望和意志相違背的報告書，是必然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的。因為這只有加深馬來亞各民族的教育的危機和阻撓各民族的教育的蓬勃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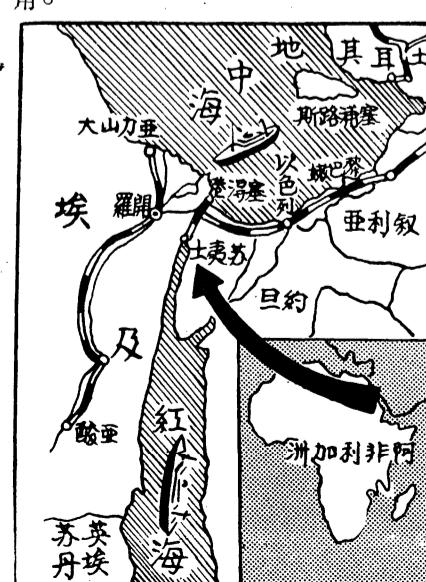
星加坡的民族教育，又面臨另一次的空前危機。各黨派九人小組的教育新政策白皮書，並沒有給星加坡的民族教育帶來美好的訊息，在整個教育新政策白皮書裏除了強調英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外，還為過去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作了種種的辯護，就這個白皮書的實質說，仍然還是一個殖民地教育報告書。最近星加坡教育當局所作的華校必須接受全部津貼，否則取消以往的部分津貼，這說明了民族教育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我們不會忘記，在教育新政策白皮書裏指出凡是接受全部津貼的學校

，必須接受六個苛刻的條件所約束，單就其中一條來說：「該校之一般教育政策在任何方面不能與政府擬定之教育政策有所衝突」。我們知道教育新政策白皮書，事實上和過去的殖民地教育政策基本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加以裏面有許多空洞的詞句，解釋起來可以多種多樣，海闊天空。面對着這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希望全星的華校，立即舉行會議，不分彼此，團結一致，尋求一個大家可以共通的原則，來解決這個已經陷入混亂中的問題。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目前馬來亞的民族教育又一次地陷入困難中。不管聯合邦的教育報告書也好，星加坡的教育新政策白皮書也好，那種強調英語的重要，盡力排擠馬來亞民族教育的發展，充份暴露了它的殖民地性質。

我們企求真正猛進的馬來亞的誕生，只有這樣，馬來亞民族教育才能夠得到充份的發展。再進一步融合馬來亞三大民族中的巫華印文化，建立一個新生的馬來亞。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維護民族教育的生存和發展。



我訪問了東南亞學生

國際學聯祕書湯姆斯的遊歷印象

你們大概都知道，去年我到過日本和中國，因此有機會和許多學生見面和討論問題。今年，我又訪問了幾個東南亞國家，包括緬甸、印度、尼泊爾、錫蘭、東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我對亞洲學生運動的認識也因而增廣不少，我不想太詳細地把世界上這一區域的學生所做所想的事報導詳盡，使你們感到枯燥無味。我只能說他們仍有許多問題要克服的，譬如增加獎學金的名額的問題，學生的健康與福利的問題及建築更多學校以收容學生的問題。學生正談論著教育改良以及學術權利——簡單說來，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就是每個學生團體所討論的問題，不論是東南亞、非洲、歐洲或拉丁美洲。當然，他們討論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差別就在於我所訪問的這些國家，他們約在十年前才得到國家獨立，因此殖民地主義對教育方面的影响就必須立即加以剷除。

讓我將我上面所說的加以事實證明，就先拿緬甸來講吧，仰光大學約有六千至七千學生，但是只有一間十四張床位的小醫院，因此在第二屆緬甸學生諮詢會議的常年會議上，學生福利及健康的問題被優先討論是不值得驚奇的了。關於教育的改

良，在印度時，我曾和一些學生交換意見，他們懷疑國家獲得獨立後是否就是說殖民地教育制度也跟着消滅，就好像目前印度有許多大學教授的媒介仍舊是英語。印度的歷史仍舊採用在獲得獨立前所寫的課本。再有，工藝教育與學術教育還沒有達到平衡，許多學生對此都感到焦急。學生對這些問題正加以密切注意。在你們的國家，學生或者已獲得組織學生會及進行學生活動的權利而不受政府的阻撓。但是當我在錫蘭的時候，錫蘭大學的學生領袖會告訴我說政府阻撓了他們組織全國學生會的努力。

東巴基斯坦的教育

或者，概括這一點，我們最好考慮某一個地區的情況，以作為對整個區域的判斷，當然這有修正的必要。

東巴基斯坦有兩間大學，一間醫學院，一間工程學院，六十五間其他學院（這包括四十間中等學院），一千五百間中學及三萬間初級學校。這些數目要迎合一個超過四千二百萬的人口。

文盲佔全人口的八十三巴仙，這是根據政府一九五三年的統計。

殖民地統治下的烏干達教育

（按：烏干達為非洲一英屬殖民地，位於聖維西部。）

烏干達（Uganda）的教育，跟其他非洲外國屬地的比較起來，並不算最壞，但距離滿意尚遠。在學制上，它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初等、中等，及高等的研究學院。

初等教育為期六年。在大部分的烏干達，約有五十巴仙以上的兒童入學。但在內部地方，學生數目較低，原因是缺少設備，同時也許是因為不甚注意教育的結果。在這些初等學校中，所教的科目都是基本的，而方言也被用為教學媒介。英語是由五年以上才開始教的。

中等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初中高中，有機會步入此階段的學生，少過廿五巴仙，那些不能繼續升學者，只好恢復原有的生活，先前所受的初步教育所能給予的益處，實在少得很，由於中等學校數目之少，學校與學生居屋之間距離之遠——在高中的學校方面，經常遠至四百里——再加上設備的缺乏，學費車輛費之高昂，我們很容易想像在這些學校裡頭，學生數目是怎樣的少。

英語在中等學校裡頭，通常被用為教學媒介。至於本地的文化和歷史，既使有教，也少得可憐，中等教育完結後，成績及格的學生便能獲得學校憑——這是他們尋找職業或參加職業訓練必需有的一張証書。幾個僥倖能達到這程度的學生，表面上看來，似乎能保證他們有個美好的前途，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他們不過是無數學生當中的一個極小部分而已。

高等的研究學院在烏干達亦不很多，而現有的幾個還須收容烏干達及由鄰近區域來的非烏干達學生。

只有少數由中等學校畢業出來的最優秀的學生才有機會進唯一的大學，可是大學裡頭的學位也很有限，何況它還得留些給肯雅、坦坎依卡（Tanganyika）和然濟答（Zanzibar）的學生。大學的費用，恰好跟初等學校相反，毫不難予取得。考得進大學的幾個學生，殖民地政府給予獎學金，但普通一般的差額，都由非洲政府償付。

碰到經濟困難的時候，該等大學生可以向菲州政府借用所需之錢，但畢業後須設法還。

根據月前每年畢業人數看來，雖然瑪卡拉拉大學並不能滿足烏干達及其他區域的需要。由於學院的有限，學生沒辦法就讀他們所選擇的科目。此外，像法學系和工程系也缺少，語言學系又不存在，使到學生不僅在閱讀方面，範圍很狹窄，而且當他們出門旅行的時候，往往因「語言缺乏」，而變成啞子。

依照大學的口號，說什麼要產生高深度的畢業生，只不過是為畢業生人數的稀少作辯護。然而既使在現在，這口號也不能實現，因瑪卡拉拉大學的資格還得等待國外（英國）的承認。

目前，如果瑪卡拉拉大學每年能產生一百個畢業生的話，該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該大學的教學媒介是英語，裡頭的氣氛，高度歐化。對於本地的文化，毫不注重。總之，該大學與公眾之間的關係，是人為地被隔開了。

工程學院，土地測量學院，和森林學院形成另一組的高等研究機構，與大學分開，從這些學院畢業出來的有資格和能力的人材，却永遠成為由外國聘請來的人的助手。

有關商業的教育根本完全沒有。結果，商業上熟練和半熟練的職位，都由外國人佔去。新近建立的甘巴拉學院，在烏干達工藝教育上，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但就是這個學院也產生不出有才幹和可信賴的人材。

女子教育跟男子教育一樣，依着同一條路上走，只是規模小一點。結果出現了壓倒勢的大量的女智識份子，同時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初等和中等學校，除了一兩個以外，完成握在傳教士的手裡。私立學校和免費學校只不過幾間而已，而且一點也得不到鼓勵和支助。

教育事業在烏干達幾乎享受不到任何特權，合格教師的薪給不但比在其他部門工作的人少，而且不能享受幾種公務員的權利。

對於烏干達教育的批評，我們可以公平地說，它的緩慢發展，是殖民地在統治的一種有效工具。

據統計，應入學的五百三十萬名初級學校適齡兒童，只有四份之一進得學校。中等學校畢業考試的學生數目在一九五四年約三萬名；然而，適合參加中等學校考試的十五歲至十七歲的適齡兒童則有二百二十萬人。

高級教育的費用，或者簡單講起來一個家庭失去某一成員因讀書而沒有薪金入息時的能力，對於九十九巴仙的人口是無力問津的。一萬人中只有一人有機會享受高等教育，讀完醫科或工程的課程至少要一萬二千盧比。

高等學校學生的健康情形，如以德干大學為例，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據我得到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數字的統計，七十四巴仙德干大學的學生在體格檢查時不及格。

全國學生會的組織

在這許多學生界所共有的問題中，有一個特別的問題目前正在這些國家被討論的，這就是全國學生會的問題。在一些歐洲及其他國家，學生都成功地組織了全國學生會，這種全國學生運動的發展史跟歐洲是不同的。就拿緬甸來說，雖然全緬甸學生聯合會是國內最大的學生組織，除外還有其他學生組織，如民主學生組織，它宣稱代表整個國家學生。

在印度，不但有全印學聯，這是國內歷史最久的國家性的學生組織，還有一個在一些州部活動的NUS的學生組織以及全印進步學生會，其外尚有一些較小的組織。

只在東巴基斯坦一地便有五個國家性的學生組織，即使這樣，只有五巴仙的學生參加了組織。尼泊爾亦有四個國家性的學生組織。因此，當我在這些國家的時候，如何達到團結全國學生的問題不時被提出是很自然的了。

解決這問題的步驟正在進行中，在緬甸，我提到的學生諮詢會議便是學生對共同問題採取一致行動的步驟。在尼泊爾，我出席了一個聯合會議的籌備委員會的會議，這聯合會議於今年四月底舉行，我還沒有得到有關會議的結果。

在東巴基斯坦，學生聯合會通知我說，它欲發起一個全國學生會議。

強調團結是正確的

當我在印度的時候，我所見過的學生領袖都認為他們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實現一個真正代表全國學生的組織。

我個人認為強調學生團結的問題是正確的，我親眼看到這些學生所面對的問題是很艱難的。不用說，通過團結行動是希望改良生活與學習環境的唯一途徑。

一般說來，亞洲學生反對殖民地主義是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的。因為當他們的國家還是殖民地的時候，教育的發展受到壓制，青年文化生活的發展也受到約束。現在，國家已得到獨立，他們見到新的無限機會去發展和參加祖國的建設與剷除殖民地主義的殘餘痕跡。

這些學生有著一股增長著的與強烈的希望，他們希望跟世界其他各地的同僚見面，學習各地學生的成就以充實自己。就

日本學生反對核心武器

今年四月廿日，日本大學生，手持「畢幾尼悲劇不可重演」的標語，在東京美國大使館面前示威，這行動發生在美國大使館拒絕接受一封要求美國總統停止試驗核心武器的呼籲書之後，該呼籲書由大約四千名學生聯合簽署。

示威學生繼而前往英國大使館，籲請法國別在印度洋舉行同樣的試驗。

同月廿八日，日本全國學生自治會在東京及京都主持學生大集會，反對應用及試驗核心武器。出席東京大集會的學生，數目在三千以上。此兩地的集會，是全國性運動的一部分。在此運動下，已有三千三百萬日本民衆簽名反對製造和應用原子弹及氫彈。

因此，這一點使他們不但從國家的立場，而且也從國際觀點來看學生團結的問題。實際上，在所參加過的學生會議上，抱着不同觀點的學生都表示對目前阻撓共同合作與瞭解的存在於國際學生運動的「冷戰」氣氛感到不滿。

學生與社會

有些人以為學生與學生組織不必積極參加影響到社會的一般問題。但是東南亞學生並不同意這種感覺。他們所負起的每一項活動都是跟他們國家的社會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他們幫助反文盲運動，他們在鄉村的人民中進行社會服務，而且通過各種其他活動，譬如學生節等，他們嘗試恢復曾被殖民地主義所摧殘的豐富的文化遺產。

我覺得這些國家的學生對於五月在萬隆舉行的亞非學生會議寄以很大的熱望和支持。作為一個非洲學生，當我發現到亞洲學生對亞非學生會議的成功寄以一致希望時，我感到萬分欣喜。因為我相信這在國際學生運動歷史上第一次把亞非學生帶在一起的會議對於改良國際學生關係將有著無限貢獻。

我對於我所受到的熱誠與懇切的招待感到萬分感激。學生對於非洲人民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所給予的同情與支持加強了我的信心，就是亞洲和非洲的青年，甚至於全世界的青年能够在互相忍讓、瞭解與友愛之精神下一起工作與互助。

對亞洲學生的責任

對於亞洲學生，國際學生運動有著重大責任。他們的問題並不只關係到他們自己，而且關係到全世界學生，他們必須給亞洲學生以積極支持與援助。

關於援助，有一方面是急需的，這就是救濟與學生福利。在這方面，我不想在這裏敘述國際學聯已為亞洲學生做過什麼，但是我所要指出的是：在我訪問的過程中，我會完成了一些救濟計劃，我們希望這些計劃能對這些學生有幫助。

最後，這些學生對於第四屆世界學生大會抱著什麼態度呢？一般說起來，大會獲得廣泛的支持。緬甸、印度、東巴基斯坦、錫蘭和尼泊爾的學生領袖將出席大會，使大會獲得成功，而且學習大會的經驗與成就，他們將出席大會討論及為他們的問題找得答案。他們的出席將為發展世界學生的和陸共處打下更好的基礎，使到全世界的學生永遠友愛地相處在一起，互相幫助，互相學習，這對全世界人民更深的瞭解有所貢獻。



在維護華文教育的旗幟下

一個學生在柔南推動兒童入學登記工作的報告

馬來亞是一個種族複雜的國度，但是構成馬來亞主要的因素是華巫印三大民族，幾百多年來大家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好像兄弟姐妹般生活在安樂的馬來亞土地上。華人的子孫世世代代都生長在馬來亞的土壤上，因此馬來亞的一根一草都和我們的血肉息息相關，我們不願看到馬來亞悲哀的到來，馬來亞的不幸，就是我們的不幸。我們堅信馬來亞會在快樂的陽光普照下，堅強的站起來，擺脫百餘年來加在我們身上的殖民地枷鎖，要求「猛得加」的呼聲，已經響遍了馬來亞每個角落。

我們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標——「猛得加」前進。正當馬來亞逐步向獨立的道路上，企圖阻礙獨立的野心家，不捨種種手段從中挑撥離間各族兄弟姐妹的感情。馬來亞的人民是不上當的，在維護民族教育的旗幟下，首當其衝是華人，他們認識到一九五六年的教育報告書「以巫文作教授媒介」只是一種煽動一民族排擠其他民族的陰謀，最後就以英文代替巫文作教授媒介，有遠見的馬來兄弟是看透這種漁翁得利的政策。我們不反對巫文為馬來亞共通語言，但是我們要尊重各民族的文

化發展，並不是打擊其他民族文化，提高本民族文化，我們要求治政者應設立多間巫文高等學校，提高巫族兄弟的文化水平，這才是真正尊重民族的教育。

華文教育面臨空前危機的今天，在維護華文教育的前題下，在教總和教師公會的號召下，同學們豎起維護民族教育的旗幟，向民間出發，深入農村沿門挨戶的去解釋華文教育已處在水深火熱中。教師公會召開臨時會議，商討如何展開宣傳工作，八月廿日的早上，各位同學懷着一股激烈的熱情，眼裏充滿憤怒的紅光，咬牙切齒的在暴吼，向來沒有過這樣比今天嚴重的事發生，一百多位全學湧集在一堂，靜聽教師公會的執委人員報告，每個維護華文教育的字眼都博得會場拍掌，熱情的高漲比以往的會議更高，教執報告會議的嚴重性和如何登記表格的手續一一向同學解說清楚之後，同學們簽下自己的名字和能操各種方言，以便明日進行工作的方便，會議便告一段落了。留下五位幹事同學在籌劃明天出發的路線，把同學們分成廿組，每組四人一組長，每組四種不同的方言，每位幹事率領四組，每位負責不同的區

和路線，分配妥當後，當天晚上五位幹事召集討論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要展開教育民衆起來維護民族教育，深入民間，構通各階層人士，揭露教育報告書的陰謀。每組的負責人繪畫自己的「行軍地圖」如何集中大力進攻。

八月廿一日，同學們紛紛向學校集合，會議時間到了，同學們很有紀律集中在禮堂，五位「軍事首腦」報告了在技術和技巧上如何展開工作，必需達到目的一——教育民衆，維護華文教育。我們採用迅速的方法把廿組人員分配到各屬下的「首腦」去，形成五大「師團」，各團首腦拿出自己的行軍地圖，向戰士（維護華文教育的戰士）指示進攻的策略，然後分發子彈（告家長書），九點過後，戰士們向指定的地點進軍！有的是鐵騎隊，有的是步兵，文化戰士浩浩蕩蕩出發了。各位首腦騎着鐵馬親身到戰場視察，指揮着每組進攻的路線，每組人員在「司令員」的指揮下都能積極展開「戰爭」。我們在這種情況底下，各組都能保持嚴密的聯絡，主要是我們有無線電車（腳車）上下指揮着，控制着隊伍的行程，我們曾經進攻過人口稠密的堡壘，第一道火線終於被文化戰士攻破了。總結這回戰績，突破先計劃的時間，提前完成任務，重要原因是各戰士都有創造性的工作，節省人力和時間。

八月廿二日，大會報告了昨天各組的戰果後，我們照樣站回自己的崗位上，候命出動，各團被調動到相隔幾里的地帶，我們到過社會最低地層（倒黃村）的階層；到過捕魚人兒世世窮的漁村，到過最勞苦的農村；我們會看到各種訴苦的哀怨聲，我們會看到和誰同寢（上層住人下層養豬）的生活，有人對我們說：你們做得對。有人說：「我們怕得是馬來人後面的人」，各種不同的呼聲，加強了同學們的意志；各種痛苦的情景，增加了同學們對不合理社會的憎恨。在炎熱的陽光下，同學們毫無倦意地奔走，孜孜不倦的勸說，在維護華文教育的號召下，同學們克服了口渴，克服了疲勞，工作忘記了飢餓，工作是生命快樂的源泉，第二道火線的人口比較集中，我們採取了包剿戰策，一組跟一組連防的進攻，漏洞的地方就減少了。

八月廿三日，我們集中猛烈的火力向新村邁進，新村人民湧集，地勢複雜委派當地同學指示該地的地理形勢，然後分團突擊，約定責任完成後集合在學校，一輛巨型的巴士載滿年青的小伙子們下鄉學習，突破了封鎖線後，馬上分開二三人一組（五人是犯法）開始執行任務，頓時，整個村莊漆上無限的生氣，家家戶戶無不驚異



聯邦教長拒允

星四中學參加泛馬運動會

泛馬學聯決定於本年十二月中假星洲或吉隆坡舉行一個泛馬性的各民族高級學校學生運動會，目的為促進全馬各民族同學的感情與友誼，而且提倡運動精神，泛馬學聯負責人曾就此事會見星馬教育部長，徵求他們擔任運動會的名譽會長，星馬兩地政府在金錢上加以援助，星洲教育部長已答應盡力予以支持，日前，泛馬學聯負責人到吉隆坡會見聯邦教育局長冬姑阿都拉昔，他告訴學聯負責人說他贊成運動會的舉行，但是星洲四間華文中學，南儒，中正，華中和中華不得參加，如果這四校參加，他不但在物質上不予以援助，而且在道義上也將拒絕加以支持，泛馬學聯執行委員會已決定召開會議商討對策。

我們道明來意之後執行任務，幾十個力強體壯，精神奕奕的伙伴，東奔西跑，到每家作客人的拜訪。責任完成後，各團都集合在指定的學校，召開臨時會議，由各組長報告了工作的情況，檢討的結果發現一處漏洞，負責同學徵求同學們的意見，回答的是全體出動，在全體同學們同心協力之下，第三道火線順利的制服了。當天晚上開了個自己慰勞自己的晚會，慰勞幾天來同學們辛苦奔走，致力維護華文教育。

這次我們的隊伍深展到八英里的地帶，同學們還打算沿路深入廿英里的鄉村，後來探悉該地也展開同樣的工作。因此我們的行程就告一段落。

同學們在維護民族教育的旗幟下，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一貫積極的精神，每次出席的人數相差無幾，我們是初次展開這麼大的場面工作，工作人力高低不平均，但是大家都能守紀律服從幹事人員的指揮，在複雜的情況下，同學們能機警應付，發揮出創造性的能力，和有紀律性的生活。但是錯誤和缺點是會有的，我們盡量在工作中及時糾正。

（青）

中學聯決擊退惡勢力

（本報中學聯專訊）星洲中學聯會於上月廿六日假福建會館禮堂召開全體幹事大會，總結「提高學習成績，豐富學習生活」的第一階段工作成績。幹事同學在會上斥責殖民地主義造成的惡劣環境和破壞份子的陰謀，同時，決以同學們團結的力量擊退任何惡勢力的進攻。

中學聯主席在會上表明說，中學聯對一般董教的態度，皆是以理說服，以下輩對長輩的態度對待他們；可是對那些有意和中學聯對立的，我們決以團結的力量對付他們。他聲明這不是「鬥爭師長」，而是反對破壞份子，他說在同學當中的破壞份子已不是我們的同學，在師長中的破壞份子也已經不是我們的師長。

主席嚴正指出，中學聯不是專為對付破壞份子，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當破壞份子已經嚴重地損害到廣大同學的利益的時候，中學聯只有起來堅決反對他們，他說，我們宣示殖民地主義的罪惡陰謀，以便讓大家知道中學聯過去反對殖民地官員並不是受人利用。揭露黑暗勢力對同學的威脅，讓大家把憤恨化為力量。他勉勵同學，在熔爐中經得起錘鍛的才是真正鋼鐵，在鬥爭中經得起考驗的才是真正的人。他更呼籲同學大力宣傳，反對黑暗勢力，希望同學們「普遍宣傳，深入教育，廣大動員，嚴密組織」，以擊退殖民地官員黑暗勢力的進攻。

大會一致通過了如下七個議決案：

- (一) 呼籲全星同學，加強團結，提高警惕，擊退殖民地主義……
- (二) 以中學聯幹事大會名義，支持六十六間中小學校要求董教聯合會召開全星華校董教代表大會。
- (三) 全力支持七位師長上訴，必要時以實際行動支持。
- (四) 呼籲全星同學，董教及輿論界給予南中同學為爭取學習自由，反對校方無理措施之合理要求以全力的支持與協助。
- (五) 要求中學聯關注中正分校事件的發展。
- (六) 呼籲全星同學支持中正分校同學的正義鬥爭。
- (七) 中學聯要殖民地官員立即停止製造事件，引起人民和民選政府的矛盾，要求獨立統一陣線的形成，並要求殖民地官員保障華校教師的基本人權。（林）

秋天裡的春天

（本報南大特訊）八月廿七日早晨我們又看到了一群群代表著新生的力量的年青小伙子們回到久別了的母校來了。記得在上個假期，當他們經過了一段疲勞之旅途，一放下行李，家中之男女老少，周圍鄰居之老伯，叔叔們都含著期望之眼光，親切地問道：「南大辦得怎樣？」，他們都非常肯定地答道：「南大是有希望的，南大是要一天天地成長壯大起來的！」，是的！南大是有前途有希望的，這一天——開學的第一天這群天之驕子又滿懷信心沿着南大路，上海路，朝向圖書館走去了。

新鮮的感覺

上學期間得不可開支之膳食問題，這學期已由全學員選出之膳食籌備小組接辦了。全學員接辦了膳食有如一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做起主人，每個人一踏進膳廳滿身光彩的。從此以後命運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吃好吃坏是自己份內的事，錢要化多還是化少也可由自己決定。每個參觀的人都看得奇怪，為什麼這個新的「國度」里也發行一種新的鈔票呢？——這又是另一件新鮮而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籌備小組為了管理上的方便在這學期開始發行了一種叫做「通用票」的東西，這東西是可以代替真正的錢來使用，全學員先用錢來買相當數量之通用票，然後再以通用票來買東西吃。有一位念理科的全學員告訴我：「奇怪，近來的錢為什麼比以前多？」，仔細地研究後，原來他並不感覺到通用票是錢，因此他也不把它當為錢用。但是不要緊，朋友，請放心吧，一種新的事物剛產生可能會有點不慣，但過一些時候，你不只會習慣，你反而會覺得可貴，應該這樣做——退一步說，即使你是化得比從前更多的錢，賺你的錢的人也是全體全學員呀！自己當起主人來總是不全的呢！

膳委會將成立

上月卅一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南大全體寄宿生室長會在一齊開會討論正式成立膳食委員會並選出委員來。一個健全的為全體全學福利的機構也宣告成立了，全體的同學也都相信這個機構將在

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

星期日 (第四版)

「尊重民族教育」的考驗

承認學校畢業文憑問題 星洲 彭應

學生論壇

年底快要到了，會考問題也擺在全學們的面前，對於這個與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沒有一個全學不表示關心和重視。這問題的存在，不僅關係到首當其衝的畢業班全學，也關係到全星的全學，說得大一點，它和整個民族教育是齒唇相關的。

很清楚的，政府當局歷來所施行的會考制度是不受歡迎的。小學與初中會考的破產是最好的說明，幾年來反對高中會考的聲音不絕於耳，也是證明。一向全學們的反對會考，並不是因為懼怕考試，問題是在於會考制度本質是為殖民地統治者服務，用以歧視華文教育、打擊高中生的出路問題；另一方面，會考制度與科學的考試方法和教育原理，也是相違背的。因此反對之聲一起，立刻獲得四方響應，每令殖民統治者狼狽不堪，足見會考制度的不得人心。

本年度的高中畢業班全學，除了表示堅決反對會考外，還提出了一個口號，即要求政府承認學校高中畢業文憑及高中生的資格。這口號的提出，不禁使我們想起這是一個有關民族教育的是否受尊重的問題。

為了更好地推行奴化教育，殖民地統治者一向是歧視、摧殘與企圖消滅民族教育的，這是她由來已久的最得意的傑作。她除了厘訂各種殖民地教育法令以箝制民族教育外，還來了一個會考制度，用只有幾天的考試來考查學生數年來的學習成績

進行家庭訪問推動入學登記

吉隆坡同學深入民間

(本報通訊)近年來華文教育一直是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企圖將華校變成英校，一九五四年教育白皮書的頒佈，無疑是將華文教育置于死地，至於一九五六年的教育報告書比一九五二年更加嚴重，公然要將華校變成巫校。(其實是英校)根據政府最近所公佈的幾項考試制度，諸如：小學升入中學會考，高初級文憑考試，教師檢定考試等等，都是不合理的，都遭到廣大人民激烈反對，同時更有一件為全馬人民關注之聯合邦教育部所公佈之「適齡兒童入學登記」，現已付諸實現，定於八月廿七日開始至九月廿七日，凡在一九四九、五零、五一、五二年出生之兒童均須前往登記，否則便將喪失讀書的機會。此事關係整個華文教育前途至大，華校今後的存亡，離乎家反對此次入學登記之反應。登記時華人子弟要唸中文，那麼就多開設華校，不然他們可藉口說：「你們華人都不讀華文，還口口聲聲要爭取華文教育的存在，華校的平等地位」。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醒一般家長對子女入學登記的重視，即應先接受母語教育。各地熱愛華文教育人士都高呼「華人應讀華文」的口號，使家長對「兒童入學登記」重視，所以自教總登高一呼，全馬各地教師公會暨維護華文教育人士都積極展開協助政府推動兒童入學登記工作。

本坡華校全學也響應數總的號召，為擴大宣傳俾每個兒童均有機會入學受母語及使此次入學登記收宏效，四中學同學特乘假期之便，分組進行家庭訪問的工作，參加這項神聖而有意義的工作的全學非常踴躍，在本區屬內沿門逐戶去訪問，指導家長如何辦理登記手續，詳加解釋此項登記之重要性。所以連日來，到處都可見三五成羣熱情活潑，精神奕奕的年青小伙子不知疲倦地在奔跑着，大家都抱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以實際行動來表現維護華文教育。

在訪問過程中，有許多令人非常感動的事情，亦有使人感到悲憤，痛恨的事情，有些鄉村地方，政府人員時常去搜查，抓人，所以當訪問的人到她們家時，最初

不民主與不科學，是一點也不刻薄的。而如果把三天會考得來的文憑和學校畢業文憑的價值比較起來，會考文憑簡直就不能跟學校文憑相提並論。

勞工政府上台以來，曾經做過保證各族教育平等，尊重民族教育的諾言，我們一聽之下，不禁喜形於色，但願民選政府

說得到做得到，用行動來實現她的諾言。目前，會考制度的存在，學校畢業文憑及高中生資格的不被承認，是殖民地政府歧視民族教育的結果。民選政府果真要尊重民族教育，對於承認學校高中畢業文憑將是義不容辭的了。如若不然，難免令人懷疑其諾言的真實。我們正拭目以待。

消除教育界的敗類！

黎航

當我們的祖國馬來亞正以健步如飛奔向獨立的時候，當我們的華文教育正遭受到不合理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摧殘的時候，本坡華校又再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幾宗不幸事件：本坡某教會中學的教員大力鼓勵同學參加無聊的(Dancing Party)；本坡某女中高提高學習成績的第一階段工作成績的大會上，曾經將目前的董教分為三類，其中一類是專門跟中學聯對立和為難，而此輩仁兄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必須加以強調，中學聯的一貫態度是要尊師重道，積極搞好學校中的師生關係；即使對於他們也採取容忍的態度，可是，事實說明了他們已經是無藥可救，無法爭取的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現在當人家真要欺侮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再容忍下去？魯迅先生叫我們要「打蒼蠅」，是的，在這個時候是應該給他們嚴大的打擊！

提起該校的訓育主任來，大家都會搖頭而咒罵着：「媽的，華文教育敗類！」這位窮凶極惡的傢伙一路來所幹的事情都是破壞同學們的利益與出賣華文教育。學校本為神聖的教育機關，這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他却將它用來作為政治活動的地方，強迫同學做他的「秘密記者」，向他報告班上同學活動的情況；藉同學們的作文簿來檢查同學們的思想；禁止同學們掛中學聯會徽；利用黃色書籍來麻痺同學們的思想，使他們跌入色情的深淵里而不能自拔以及公然指使那些黃狼破壞同學們的利益。他的罪狀是多得不勝枚舉的；他底心的毒辣陰險比洪水猛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必須指出，像該校訓育主任這一類的人在目前星馬各地的華校里有的是！此輩仁兄滿口禮貌廉恥的，但其所做所為却都是那些傷天害理的事，而且還說出這種卑鄙下流的話：「你敢欺侮老子，王八蛋！」這種舉動與那些蠻不講理的流氓有何異？

日前中學聯在總結「豐富學習生活，

今天，華文教育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別有居心者正積心外處地利用種種卑鄙的手段來摧殘它，而現在華文教育本身內部又藏着許許多多的豺狼在猖狂地進行其出賣華文教育和破壞同學們利益的活動，倘若我們不及時加以剷除，那麼，華文教育的前途將是不堪設想；尤其是當我們正在積極展開搞好學習運動的時候，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再讓他們繼續橫行霸道下去，全星同學應該站起來緊緊地團結在維護華文教育的旗幟下，粉碎所有一切華文教育的敗類的陰謀！

過去的幾次鬥爭告訴我們：正義的行動，是會得到廣大社會人士的熱烈支持，而最後的勝利也必然是屬於我們的！

支持「家長聯誼會」義賣 金帛

殖民地的民族教育是得不到合理的看待的，甚至遭受到摧殘和迫害，在經濟上是處在極度的困難境地的。現在雖說是民選政府執政，可是教育政策仍然因襲着殖民地傳統，使人懷疑民選政府沒有確實的執行權利。最近當局又宣佈從明年正月起，要廢除各華校的部份津貼制，改為全部津貼制。這件事不僅僅幫助學會解決了經濟上的困難，由於申請全學衆多，每五人中即有一人須助學會幫助的，以致助學金不夠分配，而不得不將受助的全學人數減少；也幫助了更多的窮苦同學繼續升學，避免遭受失學的痛苦，遏止了失學浪潮的泛濫，意義更重大的還是助學運動擴展到外界去，使它起着更廣泛性的作用。

助學運動經「家聯」這次的推動，將會更蓬勃地發展開來，這種運動的發展，也是維護華文教育的最有力和具體的表現。由於當局的種種「理由」和「藉口」一切維護華文教育的工作，如三音樂團體為南大義演，銅鑼為助學會義演，都被逼停下來，連各校學行義賣時，也不「允許」友校全學去義賣，以致窒息了一切維護華文教育工作的發展。這次「家聯」將起著帶頭作用了。全時更可給一般平素「關心」和「維護」華文教育者，而做出來又是另一套的人看看，怎樣才是真正維護華文教育！也給有意消滅華文教育的陰謀家看看，我們維護華文教育的力量；總之，這次「家聯」為助學會義賣是具有著重大意義的，我們應該全力支持！

「家聯」這次舉行大規模的義賣，不



史賓塞·赤門
俊彥譯著

本文作者F.Spencer Chapman是個探險家，同時又是作家，曾到過西藏，格陵蘭，冰島等地探險，他所著的「森林是中立的」(Jungle Is Neutral)一書，為英國暢銷書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派來馬來亞擔任敵後工作。在森林的三年半中，經歷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本文乃敘述作者在日軍後方三年半中所親歷的出生入死的驚險事蹟，特譯出以饗讀者。

(一) 森林的旅程

在日軍後方的三年半裏頭，我相信故事書中真實的險遇我都嘗試過，我會被日軍逮捕過，被華人匪徒綁架過，受過幾次傷和患了不止三次的重病。有一次還幾乎被一顆炸彈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在我的記憶裏最艱難驚險的要算是這故事開頭的十二天的森林之旅程了——出發時我是抱着輕鬆愉快的心情，差不多與銀行假日的心情一樣——它是這樣的。

一九四一年，我被派到新加坡參加一小股的遊擊訓練，我對於馬來亞的人民，風俗以及言語，都壓根兒不知道；對於熱帶森林更是諱莫如深，我們這個高度秘密部門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組織當時所謂的「殿後部隊」(我則以為用「殿後部隊」這名稱更為適合，因為它並不含太多被人遺棄的意念)這些部隊的任務是竭力破壞敵人的交通線，使他們處處受到騷擾。

不久，我們的機會來了，十二月八日，新加坡受到襲擊，十二月二十日，日軍已經攻佔了三分之二的馬來亞半島，我被派到吉隆坡去，吉隆坡是在半島的中部。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偵查敵軍，因此我和兩位戰友在戰線後方花了四天工夫偵查向南方蜂擁而下的日軍腳踏車隊以及軍官的汽車，他們好像是趕去看一場足球賽，而不是去打仗，實在的，他們的服裝和軍備是這麼地多種多樣，有些竟真的穿起足球球衣和短褲，他們的視線都向着前方的路，穩健地踏着腳步疾馳而下。

偵查的結果使我深信挺進中的日軍是輕敵的，因此我擬定了最後的計劃，命令一些「殿後部隊」立刻滲入森林，要他們輕量向內部深入。我則在一九四二年年頭的最初幾天迅速倉卒地嘗試在吉隆坡周圍我尋更多的人，收集軍火和軍備。

下月三日我完成了全部的準備工作，你如果翻開馬來亞地圖，你可以看到中央山脈是一整列披滿樹林的山嶺，有些高至七千公呎，沿半島蜿蜒而下。在中間它被一條狹道擋隔着，在這點，南北部路的公與鐵路都緊縮在一片闊度不超過五十哩的瓶頸般的狹地。這一帶顯然是我們工作最理想的地方。

我的總部設在靠近丹絨馬林的森林內，位於中央山脈的西部。我隊里的四個人(由一個叫凡里南的種植人管轄)在那裡把軍火貯藏在幾個地點。我回到吉隆坡，整理了會合前必須的佈置。可是，我卻在這緊急時候受到第一次瘡疾的襲擊。通常瘡疾的來臨是不必選擇時間的，可是還有比這時刻更遭的嗎？我的熱度高到一百零三度，而且不省人事。這幕戲到這裏好像是無望了，可是我盡力說服一個年青的醫藥人員讓我實行我的計劃，條件是當我抵達森林時我必須躺著休息。我派一個通訊員到凡里南那兒去告訴他說我或許會遲一天到達；然而他沒有將這音訊傳遞到，因

包恩井先生主講之「學習馬來語講座」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請各讀者原諒。

——編者——

為這時日軍已衝過土林河，我們的軍隊卻已撤退過了丹絨馬林，一路上把公路，鐵路和橋樑都炸毀掉，天啊！我怎能和凡里南他們會合呢？

那時唯一的希望就是跑到我們的靠近打里士村的儲藏庫去，這我是可能辦到的，因為它和丹絨馬林遙遙相對，中間被中央山脈隔開，而日軍勢力還沒有伸到那邊，所以待我病愈後，我便能徒步登越中央山脈到那邊去。十天後，我的病痊愈了，我便和隊里最後留下的兩個人，比爾和約翰，向打里士進發。比爾是個種植人而約翰則是個工兵。

比爾在馬來亞居住了十年，對於在森林中跋涉的知識當然非常豐富，他說情形並沒有像其他人所想的那麼糟，在森林裡，既是最深處，也有土人的小路可走，而且四處都是禽獸，如果飢餓時，可以射殺野豬、鹿和猴子充飢，可食的果子也有，此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比爾還說我們可以燒火煮食物和取暖。看起來，我們本次的旅程真像是一個有趣的野餐，約翰也非常樂觀，雖然他對於森林一無所知，但他願意去試一次，作為工兵的許多年中，他曾教導過很多人如何去破壞公路，鐵路和橋樑，但是當我們在山的另一邊和戰友會合後，他就必須親自動手幹這一套了。

於是我們便在這種愉快的氣氛下出發了。打里士和丹絨馬林的距離如果以直線計算只有六十哩，誠然，假使要越過中央山脈，我們須得攀登四千公呎高的山丘，但是這些地帶並不全是原始森林，而且兩邊都有向山邊伸延的小徑。我估計全部路途大約十哩。我想，既使我們在前進時必須用力為每一步闢路，毫無疑問，我們仍然每天可走二哩路，就是說，共需五天的時間。為慎重起見，我們帶了一星期的糧食。

然而，真實的馬來亞森林和我們所想像的絲毫不相同，第一，我們用的地圖雖然精確，但那是十五年前的，第二，我們預測可走的小徑完全失去了踪跡。這段路程比我預測的更艱難得多。我們在山麓不斷地爬上爬下，這些山麓是這麼的峻險，以至攀登時必須緊曳着樹根或灌木；下山時也必須握緊藤條，較平的地方不是池沼，便是充滿了無數漂石的山谷，這些漂石表面都鋪上一層滑溜溜的蔓草和青苔，不小心是會滑倒的。

我曾小心地在地圖上劃出我們應走的路，但是當我們決定向某個方向前進時，就往往不可避地走到別個方向，經常是被山間的急流，不可穿透的竹叢，棕櫚叢，藤和荆棘，泥沼或是倒樹所阻擋，那時我們就必須沿着它們走，直到能通過為止，因此黃昏時我們只能以走過的路來推測一般的方向。雖然有時不停地走了十個鐘頭或，或是在密林里跋涉地走了四五哩，然而攀山却佔去大部份時間，而且極少循着正確方向，因此，地圖上雖然標明不超過一哩，實際上我們却走了一整天了。

我們把裝備減到最低限度，但是我們須攜帶罐頭食品和一些緊急食糧，糖，燕麥和麵包。我們沒有營幕，毛毯和汗衫，因為我總覺得馬來亞是個炎熱的地方。可

在歷史上，阿拉伯人民從未經歷過像目前面對着他們的決斷關頭。他們曾經給予外國統治者許多的打擊：敘利亞，黎巴嫩，和埃及因而重新獲得自由，如今約坦，伊拉克，和北非的人民，正沿着完全獨立的道路前進，眼看這種情形殖民地主義者是不願失去他們這片豐美肥沃的土地天堂，這一次，他們在新的偽裝下到來，企圖鍊拴中東的人民，他們稱它為「防衛公約」，即所謂「巴格達公約」以這令人憎惡的公約，他們沾污了可愛，驕傲的文化城巴格達，這是一件多麼恥辱的事！

但阿拉伯的人民及學生並非交差着手不幹事，他們行動起來了。該公約的製作者想以鎖鍊拴住他們，但結果這鎖鍊却慢慢地繞住自己的頸項，中東人民的團結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堅強，阿拉拍學生從未像今天一樣感到團結一致重要，他們的呼聲，在整個伯土地得到了回響，這呼聲阿拉是：為反對外國軍事公約，和爭取一個美好的前途而戰鬥。

在伊拉克，龐大的學生正抗拒着一切的壓迫，在敘利亞，學生們英勇地反抗着種種的威嚇，以保衛自身的獨立。在這鬥爭中黎巴嫩的學生跟敘利亞的兄弟們是站立在同一陣線上的，而約坦，這個公約製作者以為容易拉攏的小國家，正跟她的人民和學生行動一致，以粉碎這無恥的陰謀。

今天，中東的學生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一個更大的角色，殉難同學的英勇行動給了他們一個光榮的例子，這運動學生還青，但它正在不斷發展中，伊拉克學生並不孤獨：跟他們站在一起的，有非洲，亞洲以及全世界的學生，因此他們誠摯地為國際學生運動的團結而工作，在他們心眼裡，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能幫助他們為自由和民族文化的發展所進行的鬥爭，沿着這道路，他們將邁步，前進；以這決心，他們將建立起他們的未來和教育，以便在人類的進步中，扮演一個完整的角色。

是因為戰爭存在，我們不得不帶湯姆槍，手榴彈和手鎗，因此每人的裝備也約有二十五磅。

如果用下雨這兩個溫和的字眼來形容雷電交作，傾盆而下的熱帶雨，那我們可以說它是繼續不停的。我們的火柴，雖然藏在陸軍特有的防水盒里，第二天都全部浸濕了，所以它們不能用來起火煮食物，烘乾衣服和取暖，最糟的是無力抗拒森林無數貪婪的昆蟲的襲擊。晚上，我們穿上所有的衣服，而且覆上樹葉，可是軟濕的地使我們寒凍得戰慄。由於被蚊蟲和沙蟲蛟蟻，早上起身，我們的臉都腫脹起來，以至如果不用溪流中的冷水洗漱，眼睛根本睜不開。

最可惡的還是水蛭，當水蛭飢餓時一牠常常是這樣的——牠好像一兩寸長的皮鞋帶，當我們的身體觸碰到樹葉，牠便緊緊地黏在赤裸的足和褲子上。牠要穿過鞋縫或普通衣服的縫口並不困難，如果鑽不過，牠便設法爬到褲頭，頸項或手腕，總而言之，牠一定要達到目的為止，被水蛭咬螯並沒有痛的感覺，可是晚上把衣服脫下，就約有二十來隻這種可惡的傢伙——現在飽吃豐餐後，體積與顏色完全像一粒成熟的西洋李一樣——附藏在身體最纖弱的部份，其他的在吃飽後，都在半路脫落了，被水蛭咬螯的傷口是不凝結的，因此血常常流個不停，不但失血的程度驚人，而且傷口，特別是在下腿部份的，往往會因而引起可怕的爛瘡，這些爛瘡以及各種熱帶疾病，造成了比敵人更嚴重的威脅。

我們的罐頭食物，在最初幾天都差不多吃光了，傾盆大雨則將大部份的糖熔解，麵包也凝結為堆發霉的軟漿，野豬，鹿和猴子的影子一點也沒有。雖然在最先幾天有看到一些但是那時我們還有罐頭食物，所以沒有獵取牠們。在旅程最後的一星期內，我們每人每天的糧食不得不減至兩湯匙的燕麥；把它滲雜些許水，就算是天的食物了。我們所交談的都是關於在丹絨馬林和凡里南他們會合時應吃什麼豐餐的話。我們的手臉充滿了割破和騷抓的傷痕，衣服襤襤不堪，身體則佈滿水蛭咬

在本年召開的亞非學生會中已經反映出來，在亞非學生會議上阿·拉伯學生，會見了亞洲和非洲的戰鬥兄弟，同時，從摩洛哥到波斯灣的阿拉伯學生，又一次會集一起，表示他們繼續鬥爭的決心。

本年二月廿一日，黎巴嫩的學生召開了一個大會，表示他們跟北非和那反對軍事公約的伊拉克，約坦學生團結一致，大會感謝國際學聯支持阿拉伯學生為完全獨立和更好的生活條件所作的鬥爭。在敘利亞，同樣的大會在達馬斯卡斯(Damascus)及其他都市召開，以紀念二月廿一日這日子。他們不僅表示跟埃及學生團結一致，同時所有阿拉伯及世界的學生也將保持團結！！十年前，在這日子裡，埃及的殉難同學，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在伊拉克，學生們不顧恐怖的威脅，也起來記念這日子。雖然伊拉克學生並不孤獨：跟他們站在一起的，有非洲，亞洲以及全世界的學生，因此他們誠摯地為國際學生運動的團結而工作，在他們心眼裡，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能幫助他們為自由和民族文化的發展所進行的鬥爭，沿着這道路，他們將邁步，前進；以這決心，他們將建立起他們的未來和教育，以便在人類的進步中，扮演一個完整的角色。

是因為戰爭存在，我們不得不帶湯姆槍，手榴彈和手鎗，因此每人的裝備也約有二十五磅。

「怎麼辦呢，各利地？」那個森林專家比爾問我道：「真對不起，老友，我想我們乘這唯一的機會回頭走，讓我們面對現實吧！不然再過幾天我們連回頭走的氣力也沒有了。」

我轉過頭去看約翰，他的前軋已經爛成碎皮顯然非常頹喪。他說：「照你兩人的意思吧！我對這種旅行並沒經驗」，言下似有埋怨我和比爾對這個旅程沒有去深思熟慮。現在實在很難下個判斷，對於我們現在究竟在那裡我也諱莫如深，然而我對自己駕駛方向的能力蠻有把握，但是我能夠決定繼續前進嗎？我們的精力已不能支持了，顯然向着來路回頭走是最妥當不過；但是要是真的回去，我想我們是不會從新再作一次這種冒險跋涉的，就是說我們絕對不會到達凡里南那兒，我記得馬克白斯說：「我已經陷在鮮血中，涉足得那樣深了，既使我不再向前涉行，向後倒退也與向前進行一樣累人」，因此我們決定向前走。

第十一天，在一個尖背的山嶺，我們發現一條向西延伸的小徑的痕跡，我們的力量和精神立刻振發起來，速度加倍，並且打破了沈默，開口說話，甚至也唱起歌來了。那晚，我們沿着那條小徑直走到深夜。翌日，這條模糊的小徑變成了真切的小路，它把我們帶到一條自來水管。不久，我們便遇到一些友善的馬來人。他們把我們帶到他們的甘榜，並且用豐饒的一飯和蔬菜——款待我們。進膳後，我們躺在一片空地享受陽光的溫撫，傾聽鳥兒歌唱，看着那些色彩鮮豔的蝴蝶和花朵，我們感到萬分舒適暢快。於是我們帶着新穎和快樂的心情再踏上最後的一段路程。我們想到抵達時將受到的歡迎，想到清潔的衣服和醫藥照顧——而且想到日本人。

我們在黑暗開始降臨時抵達丹絨馬林，可是沒有看到隊友的影子，什麼儲藏庫也沒有，我們十二天的森林旅程都成了泡影，或者至少是這樣。但是希望的火花又在我們心中燃燒起來，這我留到下面才告訴讀者，這時，破壞公路和橋樑所需的火藥，衣服，甚至食物一點也沒有，而最近的英軍戰線離這兒北面至少有二百里，我們實在是一隊「殿後部隊」。

(一)

我所認識的林連玉老師

在四年前，華文教育來了一陣可怕的暴風雨；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的通過，華文教育好比來了一條毒蛇；暴風雨不斷地侵襲着華文教育；毒蛇一直在想吞食華文。這時的華文教育幾淪于生死關頭，隨時隨地都會被吞食，被摧殘，被泯滅……

這蒙昧的時期，無數隻魔手在向華文教育伸張。每個有靈魂的華人，莫不為之惶惶終日，大家深懼優秀的華文會因而被泯滅或吹熄了。

在這危機重重的時候，馬來亞出現了一位文化戰士——林連玉老師。

林老師可以說是個先知者；他是最先窺見華文教育前途危機，陰影。因此他不懼任何的困難，勇敢地站在暴風雨的前哨，喚醒尚在睡夢中的華人站起來；他不畏任何的威嚇，勇敢地揭露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的詭計，而負起了維護華文教育的艱辛工作。

於是，全馬華人在林老師疾聲呼籲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了。大家紛紛地持着維護華文教育的旗幟，堅決地反對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我們是絕對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損辱或摧殘我們民族底靈魂——文化。

× × ×

在我開始認識林老師，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那時我懷着一顆興奮的心情，心頭忐忑地到尊孔中學去投考。在入學考試的那天，考場里都坐滿了各地應考的陌生同學，監考台前站着一個令人注目的人。這個人頭髮不梳，穿着帆布白鞋和粗布的衣服，瘦骨嶙峋，皮膚黧黑，目光炯炯發亮。左角的衣袋上插着一根陳舊的「派克」筆，頃刻，他在「麥克風」前操着不甚標準的國語（略帶福建音），解釋如何作考卷及應說之一切。也許是我存有「先敬羅衣後敬人」的腐朽思想，當我瞥見這位猶如「苦力頭」打扮的他，心里頭暗忖：「他媽的！他頂多不是個普通校役吧？」，冷靜地再想一想：既然是校工，幹嗎他比先生來得大權力？」我愈想愈不通，

生活與學自



弱者，你的名字不是女人！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句話，現在已經說不通了——其實在以前也並不見得怎樣通，因為皇帝武則天等英雄就是女人——因為實際上有些國家的婦女已經發揮了她們驚人的力量，非但爭取到了她們自己的自由，平等與解放，同時也幫助了被壓迫，被剝削的善良人民獲得自由和解放，促使社會發展得更加迅速，人類美好的日子更快實現。

婦女運動先驅蔡特金，革命英雄秋瑾，鄧穎超，卓姍，古麗雅，革命作家丁玲，勞動英雄田桂英，科學家居里夫人等等。她們都是女人，都創造了奇績，發揮了驚人的力量，為人類的自由，平等而奮鬥，有些甚至於已經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和勞苦大眾一樣，婦女們有的已站起來了，打倒了慘無人道的剝削階級，封建制度，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獲

得了自由平等與解放，有的還正在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進行殘酷的，偉大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你敢說女人是弱者麼？

在封建的，男人專權的，不合理的社會里，女人受到種種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她們的行動不自由，不能和男人一樣受教育，沒有自己的經濟地位。她們被當做奴隸——或者說男人奴隸——生育後代者：被當做男人——主要是特權階級與統治階級的男人的「玩物」，犧牲品，從中國的許多俗話，如：「女子無才便是德」，「嫁雞隨雞啼，嫁狗隨狗走」，「夫在隨夫，夫死隨子」，便可以很明顯看出上面所說的事實。試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婦女們怎不變成「弱者」？但是，時代是進步的，歷史的巨輪是向前輾進的，不合理的制度是必定被推翻，被埋葬的。在大時代潮流的驅使之下，婦女們終于

文真。

經費。如是始使尊孔中學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復課了。

一九四七年間，尊孔中學董事長黃重吉先生，雖兩度函聘林老師為校長，惟林老師力辭之。他曾說：「若是要我做校長是可以的，不過首先必須建校，然後我才幹。」董事部被難倒了。

林老師的性情也有些怪癖。據悉隆福會館曾願撥出一間房子給林老師居住，可是素來過慣樸素生活的林老師，却不要而寧願住在希律的亞答廈屋，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要是下傾盆大雨時，林老師家前就漲滿了水。

（待續）

站起來了，她們不只為自己的自由平等而奮鬥，更與廣大的勞動大眾匯合，組成了不可消滅的偉大堅強的鐵流，為全人類的自由平等解放；為美好的明天而鬥爭。他們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果，在不久的將來他們一定會獲得全面的勝利。

在我們當前所處的社會環境，因為封建殘餘思想，腐化思想和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還未完全消滅，婦女們得不到平等是很自然的；有些婦女因為受了上述壞思想的影響而苟且偷安，自私自利，不以大眾的利益為前提，腦袋裡只有自己或大至一個家庭，有些則整日計劃着如何把自己裝飾得如花似月，以引誘那些蜂蝶似的男人，她們以得到「欣賞」，「讚美」，「逢迎」為榮譽，為快樂。這是多麼令人感到遺憾！

姐妹們！醒來吧！別再當弱者。脫離個人的小圈子，投進群衆的隊伍里來，共同為人類美好的明天奮鬥！

記住，除非人民群衆得到自由，平等，解放，婦女們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平等與解放！

今天，有許多學校的同學已經採用了集體的學習方式——小組學習，來代替舊有的以個人為主的學習方法；事實也證明了集體性的小組學習，無論在學習上，生活上，思想上，都使參加學習的同學有了飛躍性的進步。

要搞好小組學習，首先必須在思想上搞通為什麼要有小組學習的意義，唯有這樣，才能够使參加者發揮他們對小組的信賴及提高他們學習上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為着使小組學習搞得好，這裡，我們特提出一些應注意的事情給同學們參考：

（一）當小組組織後，在小組工作展開前，應向全組的組員做一個深入的瞭解（包括學習程度，興趣，生活習慣，和思想上具有的缺點等），然後才按照組員們的一般化的情況而訂出工作計劃，所定的計劃不能要求過高，必須符合於實際。

（二）當同學們參加了小組後，我們的主要工作便是要搞好小組的團結工作，

搞好組員之間的感情；關於這點，可以採用集體遊戲，集體舞蹈，野餐，和集體觀

看電影等方式，使同學們習慣集體生活，並資此使組員互相了解，促進友誼，以此來健全與鞏固小組。

（三）為着領導小組向前及保證小組的工作能順利展開，在小組內建立起一個核心組織（由組長和組內積極的同學組成）是非常重要的。這核心組織同學除了幫助組長了解組員的情況，及協助組長計劃小組工作外，並在組內幫助程度差的同學搞好學習，這不但使組長減輕了負擔，而且對整個小組是很有大的益處。

（四）小組長的問題。小組長是小組的骨幹，小組工作的成敗與組長的領導和工作作風有着決定性的關係。小組長須認清自己的任務，時刻進行反省與檢討，正視認真地改造自己的缺點，摒棄官僚，自由主義，及事務包辦的壞作風，而建立起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同學服務的觀念，處處起模範帶頭作用；組長的態度必須誠懇，坦白，真誠，熱情而耐心，平時，應該主動地去接近組員，了解組員的學習情況，發現組員有困難，就設法替他解決，組長須虛心地聽取組員們的各種意見。

（五）時間必須要適當的分配，某個問題需要多少時間應做初步的統計，這樣，才能避免問題的討論不致失去中心或把問題牽得太長，而有些問題則沒有時間去討論。

（六）提高同學發言情緒，注意秩序問題，以不妨礙同學為原則，發言應將說得簡單，不應把問題兜圈子。若冷場時，組長應替組員打氣，並引用實際例子，或用問話方式引導組員發言。

（七）組內理論水平較高的對問題不要包辦式的搶着講，不要老拋一套理論，而且把問題一下子講完，組長應適當地讓水平比較差的一些盡量發言，鼓勵和幫助他們，這才不致流於包辦式的說教。

（八）把握時間，討論問題和時間必須要適當的分配，某個問題需要多少時間應做初步的統計，這樣，才能避免問題的討論不致失去中心或把問題牽得太長，而有些問題則沒有時間去討論。

（九）做出結論，問題終結時，組長應把組員所發言的要點記出，作一詳細的總結，向組員宣讀一次，這樣，可以加強組員的了解，又可以使未充分的意見再加以補充。

（十）小組須確立檢查和批評制度，檢查是經常與持久工作考驗的結果，也是學習，生活的總檢閱，批評制度是改進缺點，使組員進步的有力武器。

（十一）最後，必須強調的課內學習與課外學習的有機結合，經常舉行學術性

的問題討論，討論中心應從同學的本身實際需要出發。這樣才能充實小組的學習內容。為着使小組的生活活潑輕鬆，小組裏必須配合有康樂性的活動，平時舉行集體遊戲，以此來提高組員對小組的興趣。

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

星期日 (第七版)

風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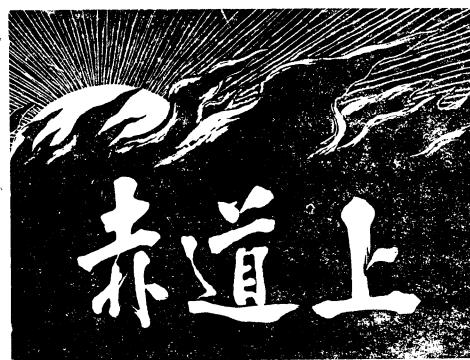
保怡 少民
育中

風暴，在呼嘯。
風暴，在怒吼。
尼羅河底兒女挺直着胸膛，中東的土地在跌蹄下甦醒，亞非底人民在掙脫殖民地的枷鎖，在掙扎，戰鬥，呼號……

不知熬過了多少的年代，歷盡了多少的災難，石頭當做麵包，皮鞭當做衣裳；河流裏漂浮着親人底屍體，原野上埋藏着疊疊底骸骨，舊的一代倒下去了，新一代又承受着新的厄運。當生命掌握在別人底手裏，母親底土地上所扮演的是罪惡串連着罪惡，悲劇緊接着悲劇，漫長的歲月啊，記載着數不清底仇恨。……

我帶着沉痛的心情，懷戀着舊日底戰友，我流着熱

淚，來追溯往日底考驗。窗外細雨霏霏，我彷彿又看到村裏底百姓在哭泣。怒火在我胸膛中燃燒，血液在血管裏奔流。我咬破了嘴唇，用自己的血在稿紙上寫着：「



生活

一個新村，四週圍着重密密堅韌的鐵絲網，其間纏繞着粗硬的木柱，緊緊地把村團團圍得水洩不通，在鐵絲網內生活的人民約莫有三四千人，大部份都是割膠工人和少數的小商人。

那是一個迷濛淒涼的早晨，約莫六點左右的光景，所有的工人都齊集在鐵柵門的路旁，有騎單車的，有步行的……大家都在等候着會戒嚴區內所規定的時間一到，值勤的兵把柵門打開，大家便可步出鐵柵門往膠林里工作。——然而這一天不知何故，那些守門的軍警却一個也看不見了，平日却有三五個遲早「傢伙」的洋兵，或是特警在那里看守。

工人們起先以為他們是在咖啡店喝茶，也就不加理會，過後一直等着，等着，等到六點半了，還是看不見一個人來開門。膠工們每天要做才能有吃，如果一天柵門不開，不能去工作，全家人肚皮便挨餓了。於是工人們焦急起來了，在衆人之間起了騷動，怨憤聲相繼在人羣之中起伏着，其中有一位阿松嬌，氣憤憤地說：「那些天壽好像死豬一般還睡不醒，明知我們是要早出門割膠的，他們卻偏偏不早點來開門，短命！」接着又有許多埋怨的聲

浪起伏不定。

「嗚，嗚，嗚……」突然一陣車的響聲，由遠而近，這時工人們轉急為喜，一輛深綠色的吉普車慢慢地近了鐵柵門，停在路中心，從車上跳出一個高個子，滿面生滿着鬍子的洋兵官，其後跟着五六個特警，于是他向後面的特警作了一個手勢，對特警說：「今天要特別嚴厲的檢查他們」，於是那些特警小心翼翼檢查工人的身上，衣袋里……這時工人之中埋怨的心起了憤怒之火，兩片淡黑色的口唇不斷地在蠕動，坐在人堆中的江海伯禁不住心中的怒氣，嚷了出來：「老王，這樣的生活圈套不像集中營里的生活？一個人的基本自由都得不到，我們活得成麼？其實我們的生活比集中營差不了多少吧了」王木才壓不住內心的怨氣，其中一位張九奮勇地對工人說：「各位兄弟，總之今天的工是做不成了，我們全體就犧牲這一天的工作吧，靜靜地坐在這裏不要離開自己的位子，以示抗議這有意為難我們的行動」，「我贊成」王木才不等張九說完，便插了進去。「對！對！」靜靜坐着的李富嫂也同意，這時憎恨的情緒四起，突然靜了一下，所有的工人一步也未曾移開，在那裡呆視着不出柵門，洋兵長官和特警帶着驚奇的眼光叫喊着，膠工們站立着不動。生活，這便是生活呵。

理坤

向死亡。……我也看到，被壓抑而怒不敢言的一羣，默默地把眼淚吞下肚子裏。……

天啊：都市底繁華，美麗，熱鬧，就是這一套不成？我真不願去回顧了，可是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我底故鄉去，過着咱們自耕自吃底生活，唱着咱們傳流底民謡呢？

故鄉，我在你的懷裏成長，當我的心還不會停止跳躍，我是不會忘記你的，我要回到你的懷裏，我堅信，黑夜過後便是黎明，大地會有和平底一天。……

路燈 星洲 射勞 公中

狂風，暴雨。

黑夜，狂風在呼嘯，暴雨在傾瀉着。屋外的殘枝被風吹沙沙作響，柔弱的花草在低頭哭泣；大地是黑沉沉地，兇惡的夜鳥張開爪牙發出駭人的獰笑，地球被黑暗所籠罩，大地上的生靈在承受着更殘酷的考驗……

夜，充滿着恐怖與淒涼。

暴雨中，一盞路燈雄偉地矗立在路底前頭，它忍受着痛苦，給夜行者帶來光和熱，雖然，狂風，暴雨不斷地向它撲擊，可是，它堅持着站在原有的崗位。

狂風越兇猛，暴雨越猖狂，可是，路燈不畏怯，它明白了它的堅持對大地的貢獻。普羅米修士偷火給人間，路燈却以光與熱去溫暖着夜裏的行人。「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路燈果敢地站立着，直到它

血的債，要用血來還！」

生活這是血與淚底寫照呵！

生活，是生與死底交戰。

亞非底人民不是天生的奴隸，我知道，我們無數的烈士擁抱着土地。我們歡呼，當太平洋第一次掀起了風暴，我們歡呼，當東方底隅升起了不落底太陽。

風暴，在呼嘯，這是人民求生底呼號，風暴，在怒吼，這是人民戰斗底誓言；從北京到萬隆，從開羅到亞爾及利亞，人民熱愛着生命，人民捍衛着土地。萬隆底精神，鼓舞着亞非底人民，共同底命運把亞洲與非洲底人民連繫在一起。

我們歡呼，人民在風暴中蘇醒，我們歡呼，人民在風暴中走向勝利，我們更歡呼，在風暴裏死亡底海賊。

風暴橫掃過亞非底土地呵，人民在風暴中行進。

共同朝向你這崇高的理想，

三角形的鐵片里，有
燈塔，大路，滙流！
呵！多偉大的象徵。

醒來的人在前進

戰鬥的人民，
英雄的人民，
時間——在把你鍛鍊，
現實——在將你啟發，
跌倒算甚麼，
爬起來再前進，前進
啊！醒來的人！
飢餓的工人，
貧窮的農民，
像排山倒海的衝來，
像暴風驟雨，雷轟電閃，
發出雄偉的，強烈的呼號：
我們要獨立，要工作，要麵包……
都來吧！各族的人民，
今天是五萬人的集會，十萬人的簽名，
明日將是千萬，百萬萬。
我們要更緊地鬥爭在一起，
希望里的希望是會實現。
前進呵，醒來的人，
跌倒算甚麼，
爬起來再前進！前進！
讓——

日內瓦會議的精神，
萬隆會議的決議，
在我們的土地上發出光輝

丹陽

的生命發出最後的一絲光芒，當路燈的生

足聲。……

命是漸漸地完燼時，可是，它不懊悔，它

黑暗越深沉，

便是證明黎明快要來臨。

不合理的遭遇，不幸的申訴，是最能激起正義的共鳴。

通過一個婦人的遭遇，作者告訴我們，多少顆同情的心，被感動在一個不幸的故事里，被激怒在一個不合理的遭遇中。



申訴

(木刻) 邱谷

(藝術研究會美術巡迴展覽作品介紹之一)

